

沈家和京味小说系列《风雨烟花巷》卷二

# 柳巷悲声



雏妓接客

半开门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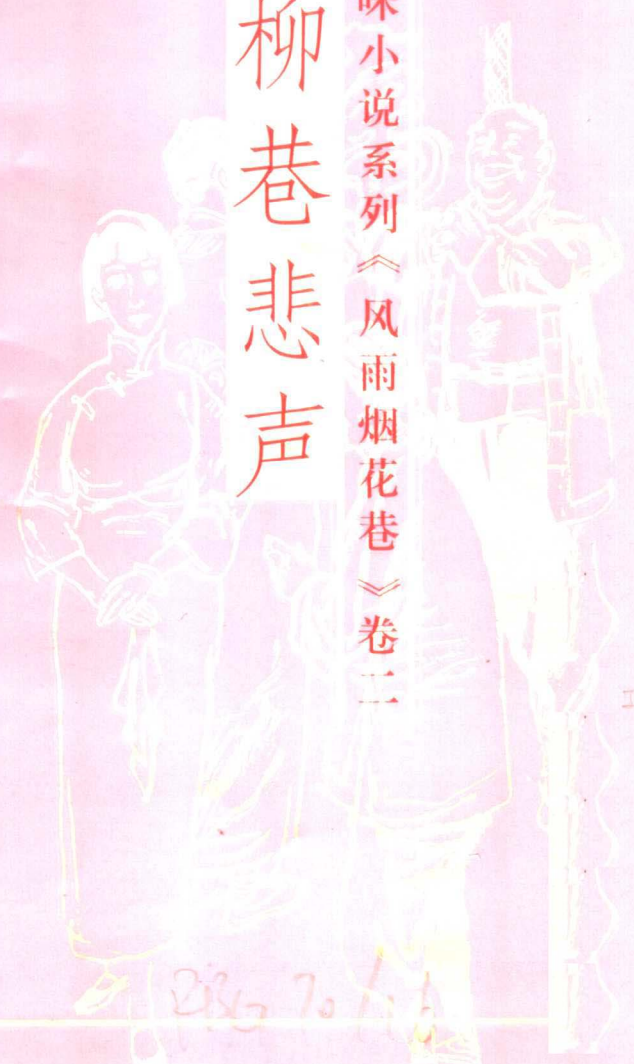
院长大人包姐儿

妓女劳军堵炮眼

群众出版社

沈家和京味小说系列《风雨烟花巷》卷二

柳巷悲声



I 247.5

2182 70 1/2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烟花卷. 卷2, 柳巷悲声/沈家和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0. 10  
(沈家和京味小说系列)  
ISBN 7-5014-23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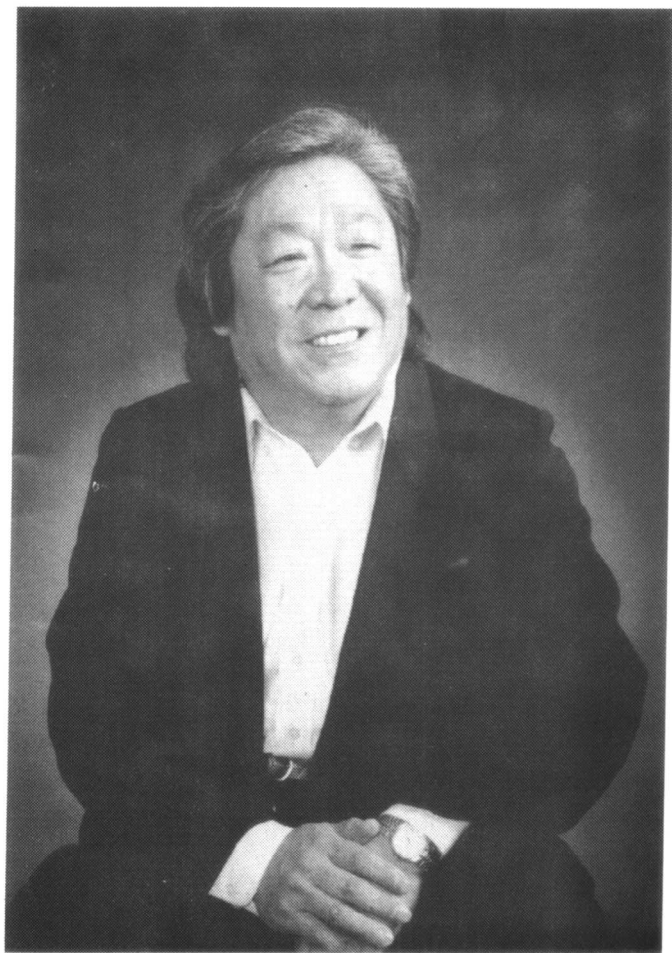
I. 风… I. 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1520 号

## 柳巷悲声(风雨烟花卷·卷二) 沈家和 著

---

责任编辑:孟向荣 特约编辑:王兰升  
封面设计:章雪 插图:李法明  
技术设计:王焰华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67633344 转  
社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15号楼  
邮政编码:100078  
印刷:北京市白河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50×1168毫米 32开本  
字数:331千字  
插页:4  
印张:14.5  
版次:2000年10月第1版 2000年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7-5014-2300-8/I.940  
印数:8000册  
定价:22.00元



## 作者简介

沈家和先生生于1943年，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工人日报社编辑。

沈家和先生自幼对文学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酷爱老舍、张恨水的作品，从中学时期开始文学创作活动。1964年于北京外贸学校毕业，分配到天桥信托商店工作后，便开始广泛收集天桥老艺人的生活史料及旧京下等妓院的史料。后被调到宣武区百货公司、宣武区政府机关工作，继续深入收集老北京方方面面的史料，同时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发表作品。1979年调《工人日报》当记者，在从事新闻采访工作的同时，坚持广泛收集各地老字号的创业史、生意经及旧社会娼妓业的史料，广泛结交老艺人及在旧社会妓院内从业的人员（包括妓女）。1987年发表《天桥演义》、《大栅栏演义》。以后在《新观察》、《工人日报》、《中国广告报》等报刊杂志发表作品百余篇；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商报》、《北京晚报》、《长城文艺》、《白洋淀》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京味小说和连载小说。从1996年开始创作京味长篇小说系列《正阳门外》，四年半的时间内发表了《鬼亲》、《活祭》、《老铺》、《药王》、《鼓妞》、《典身》、《坤伶》、《闺梦》、《戏神》九部长篇小说，达330余万字。沈家和先生计划将清末至民国期间旧京南城的方方面面均用文学作品的形式留给后人。

## 自序

我写京味小说十几年了，最大的体会是：写书的功夫在书外。说真格的，当年我为收集旧京八大胡同娼妓业的资料，下的功夫是别人难以想像的。在上卷序言中，我简单介绍了当年采访老大姐们——曾于不同等级妓院从妓的妓女们——的经过和体会。今天，我再回顾一下当年采访旧京妓院的从业人员——伙计、站院子的、账房先生——的经过和体会。这些老大哥们均年事已高，他们几乎都没有正式职业，有不少人在解放后当小商贩或看大门、扫街、捡破烂儿。我曾下功夫向三位捡破烂儿的老哥（当年在妓院里当大茶壶——为嫖客沏茶倒水的伙计）采访旧京妓院的内幕及妓院的具体经营方法。我的采访办法是：第一，不能暴露我是新闻工作者的身份。在他们面前，我是以某区百货公司业务科采购员的身份出现的。第二，必须绝对尊重他们。我的做法是，当他们捡回足够的破烂儿在胡同阴凉处进行分类（烂纸归一堆儿，破布归一堆儿，碎玻璃归一堆儿……）时，我去给他们打下手；同时，我衣兜儿里还有一瓶二锅头和一包花生米。当我帮他们把一大堆破烂儿分类整理好之后，再请他们喝酒。三口酒下肚，他们便自动打开了话匣子，有问必答，滔滔不绝。第三，在采访时要用脑子记，不能用笔记，更不能录音，你一记录、一录音，他们就不说了。当必须用笔记录时（如谈到妓院内的对联或行业专用语时）我则以“方便一下”为幌子，跑到厕所里掏出本子记一下，再跑回来接着聊。就这样不间断地采访了几年，积累了一大批关于旧京娼妓业的资料。

这么说吧，旧京“八大胡同”是一种流行的说法，实际上，旧京正阳门外、珠市口西大街以北的妓院聚集区内不是八条胡同，而是十几条胡同。我现在掌握这个地区内每条胡同有几家妓院，这些妓院叫什么字号，每家妓院的老板和领家老鸨何许人也，每个妓院有几个姑娘及她们的简单身世……当然，我搞创作时用的是我重点采访的一些老大姐的身世和经历，只是我从不用某个大姐提供的素材，而是将她们在我采访时倒出的“苦水”掺合在一起，调和好了再用。

总之，我的体会是：写京味小说的功力在书外。要是没有极其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我是不敢在自己的作品上标“京味”二字的。

## 简 介

《柳巷悲声》与上卷《青楼泣血》是姊妹篇。

本卷在展示旧京八大胡同上百家妓院大做人肉生意的同时，也进一步揭示了娼妓业是一个大染缸的事实。

郭丽梅和蒋祥禄，均是有正义感和仁慈心的青年，但是，当他们在八大胡同——旧京高级妓院聚集区——大染缸中趟了浑水后，当他们自己也遭受有势力的嫖客迫害后，他们的心态不由自主地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他们自己也成为妓院老板和领家老鸨并掌管经营妓院的权利时，他们便顺理成章地将上一辈残酷压榨迫害妓女的手段继承下来，而且有过之无不及。这种在八大胡同十分普遍的现象，正是暴露旧京娼妓业是一个大染缸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总之，本卷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妓院这个大染缸的实质，读者从本卷所写的曲折生动、动人心弦的故事中，可以深刻地体会到：涉足妓院这个大染缸的所有人——深受迫害的妓女、寻欢作乐的嫖客以及靠出卖妓女肉体发财的妓院老板、领家老鸨们，他们的结果都是妓院这个大染缸的牺牲者，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目  
录

- 第一章 雏妓接客…………… (1)
- 第二章 开天窗的红姑娘…………… (27)
- 第三章 跑黑车…………… (42)
- 第四章 荡妇之死…………… (66)
- 第五章 月仙舍身救春燕…………… (82)
- 第六章 睡干铺…………… (114)
- 第七章 忏悔…………… (139)
- 第八章 家法…………… (155)
- 第九章 复仇…………… (171)
- 第十章 院长大人包姐儿…………… (189)
- 第十一章 假处女…………… (205)
- 第十二章 老鸨的“杰作”…………… (224)
- 第十三章 人肉市场…………… (241)
- 第十四章 咸水妹…………… (275)
- 第十五章 踩掉胎儿…………… (298)
- 第十六章 强奸鼓妞…………… (310)
- 第十七章 英俊的拐匪…………… (329)
- 第十八章 嫖客争风吃醋斗富…………… (366)
- 第十九章 母女同院卖身…………… (381)
- 第二十章 半开门儿…………… (395)
- 第二十一章 妓女劳军堵炮眼…………… (417)

## 第一章 雏妓接客

旧社会的妓院，是一座人间地狱。妓女中流传着一首打油诗：

一双玉臂千人枕，  
半点红唇万人吮。  
富贵缠头买欢笑，  
青楼抛泪苦呻吟。

这便是千千万万个生活在最底层的妓女悲惨境遇的真实写照。

郭丽梅，一位冰清玉洁的女孩，虽是云香阁妓院老板的女儿，也难逃色魔岑磊的魔掌，惨遭蹂躏，被弄得下身大出血。

蒋祥禄不能原谅妻子。一连几天，他不进东院儿丽梅的闺房密室，不愿与妻子见面。

今天是腊月二十七，眼看要过年了。天一亮，蒋祥禄便沉着脸儿独自上石头胡同会仙池澡塘子去赶头一池子清水泡热澡。直到快晌午，一池子清水变成泥粥儿似的直冒泡儿，蒋祥禄才从池子里爬出来，穿着木板儿水牛皮带儿的拖鞋来到厢位，往小床上一躺，嘴里哼哼着二簧，好像十分悠然自得。其实，他心里在流血。对面厢位上的爷们儿和他说话，他不理人家，两眼望着天花

板，眼角流下泪珠他也不擦。他很快将一壶酹茶喝下肚去，把茶房叫到面前说：

“小爷们儿，麻烦你给我打四两二锅头，买两块绿豆糕。瞧见没有：这是一块大洋，剩下的归你。”

“俺的老哥！您想成仙呀？”茶房两眼盯着蒋祥禄手里的洋钱，却不去接。

“怎么个茬儿呀？我可是你们会仙池的老主顾！连这点儿忙都不帮呀？”

“您这话算说着了！要不是看您是俺这儿的老主顾，您让俺买两瓶二锅头，俺也给您买回来啦！又不用俺掏钱。”茶房是一口直隶定兴县口音。

“你是怕……”

“俺是怕您空着肚子喝酒烧心！”茶房赶紧解释，“您在热池子里泡了仨钟头儿啦，还喝了一壶酹茶，受得了吗？别跟自个儿身子过不去呀！”

“真有你的！敢情这半天儿你光盯着我呐？我是泡的工夫长了点儿，不许呀？”

“俺说不许您泡了吗？您要是听俺的，俺给您端十二两钢挑儿抻面，外带小碗炸酱，您吃饱了，俺搀着您下池子接着泡去，行不行？”

“你操这份心干嘛呀？”

“不光俺替您操心，俺师父也给俺留下话儿了，说您买什么都行，就是不给您打酒。”

“得！得！我要是不服你小子，我是孙子！行了吧？劳您驾，把我的皮袄摘下来。我呀，走人！该行了吧？”祥禄一指挂在天窗下的横杆儿说。

旧京的澡塘子在成排的厢位上边，都有长长的横杆儿，是用

来给客人挂大件衣裳的。因为装衣裳的衣箱容量有限。当然，把皮袄等大件衣裳挂在高处比塞在衣箱内强，舒展，不起褶子。

“您别走。俺师父说了，您要是不吃饱肚子就甭想离开会仙池。”

“什么？不让走？我就不信！”祥禄边说边掀起褥子角找开衣箱的钥匙。

“甭找了。钥匙俺给收起来了。”

“嘿！真有邪的！”祥禄急了，跳下床要找小茶房讲理，可是他两脚一沾地，身子直打晃儿，两眼冒金花，没站稳，又坐在小床上了。

“我说少掌柜，别跟自个儿过不去呀！”在隔着三个厢位的池塘门左边，站着用一个热手巾把儿擦身子的老头，他说出话来像京剧道白，“人家可是为您好！您这么大个人了，还哑摸不出人家好意歹意来呀！”

“哟！是刘老板呀？大老远的，您也上这儿来洗澡呀？天桥不是有好几家澡塘子吗？”蒋祥禄见劝他的是天桥鸣芳戏班的刘世昌，忙又问了一句，“张老板没来呀？”

“少掌柜，您说我能不来吗？”在对面厢位上坐着一位眉清目秀，十分英俊的男子，他正是刘世昌的徒弟张玉鸣，他指着师父对蒋祥禄说，“师徒如父子，我师父有晕塘子的毛病，没有一回我师父洗澡我不跟着的。”

“是啊！”蒋祥禄动情地说，“刘老板有你这么个徒弟，是他的造化！”

“没错！”刘世昌边说边爱怜地看了徒弟一眼。

“我说茶房，咱这么办行不行？”蒋祥禄说，“你把钥匙给我，让我打开衣箱，我再拿几块钱，麻烦你给我们买一斤羊肉白菜馅儿包子，一斤锅挑儿抻面，一斤烧羊肉可得带汤，外加一瓶酒……”

“干嘛呀？少掌柜！想在澡塘子开二荤铺呀？”刘世昌笑道：“您可千万别打我们爷儿俩的份儿，我们压根儿就没在澡塘子吃过饭。”

老年头北京四九城的饭庄不太多，也就是“八大居”、“八大楼”二十家左右，可街头巷尾到处都有二荤铺——专门面向大众的小饭馆，卖炒饼、炸酱面。

北京有句歇后语：“小碗炸酱——后找补”，就是从二荤铺叫出来的。这种饭馆儿真是经济实惠，饭菜还美味可口。要说方便，更没的说。

您瞅，蒋祥禄拿出五块钱来，又是酒又是菜，还有包子面条儿。就这五块钱，连像张玉鸣和刘世昌这样的角儿都得领情。

祥禄见刘世昌推辞，知道他是客气，便一抱拳说：

“刘老板，您千万别多心，我要有小看您这街南名角儿的意思，让我立马抽羊角疯不得好死！我不过是想跟您近乎近乎，咱吃饱了喝足了，还能上热水池子里过过瘾不是？不瞒您说，我这个戏迷呀，除了在澡塘子里头能撒开了唱几句儿，一出澡塘子门儿，我还真像耗子见了猫似的，不敢张嘴儿了。今儿个我过几句池子瘾，要是您和张老板给叫两声好儿，我不是也能添几分光彩吗？”

“少掌柜，您是不知道，今儿个晚半晌儿是蓝靛厂东门外岑家花园的岑老太爷在花芳院办堂会，请我们爷儿俩唱几段儿清唱。我们要是满嘴酒气，能上台吗？得，得，得！您这份情意，我们爷儿俩心领了，过几天等您腾出工夫，我做个小东，咱上烤肉宛撒开了喝一顿，行不行？”张玉鸣平时很少说话，可这回愣说出一大套来，真是少见。这是因为，他已经知道蒋祥禄为妻子被岑磊蹂躏得奄奄一息而寻死觅活的事了。

其实，张玉鸣是个细心人，从头些日子岑家花园儿的老夫人

过生日，他应德顺兴杂货庄掌柜刘茂才之邀去唱堂会时，就发现郭丽梅和蒋祥禄不是普通兄妹关系。

明摆着吗，在岑家老爷子将郭丽梅叫到书房后，蒋祥禄表面上强装镇静，而实际上是神不守舍，焦躁异常。直到岑磊带着大兵把郭丽梅从书房领出来，蒋祥禄才踏实下来。

今几个张玉鸣陪师父来会仙池洗澡，无意中碰见了蒋祥禄，也是旁观者清，他立刻猜到了祥禄的心事，便拐弯抹角地安慰蒋祥禄：

“少掌柜，不是我说您，凡事得想开点儿，何必钻死牛角尖儿呢？不是我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是我遇到您眼下这档子事儿，也得哑巴吃黄连，有苦往肚子里咽。这又应了那句古话：‘红颜多薄命’。您掰着手指头数吧，从古至今，大凡绝世美女，有一个好下场的没有？没有！西施如何？貂蝉如何？杨贵妃又如何？玉堂春如何？花魁娘子如何？杜十娘又如何？千不怨，万不怨，要怨只能怨您那位妹妹丽梅姑娘长得太俊了！跟您这么说吧，连我都喜欢她！不过您尽管放心，我一个穷戏子可不敢碰丽梅姑娘一手指头。我只是想劝劝您，万事想开点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什么都过去了！您说是这么个理儿不是？”

“张老板，有您这几句话，我也就忍了。可甭管什么事，总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不是？让我立马就像没事人儿似的，也太难了。我听您的还不行吗？这么着，您和刘老板不是要上花芳院给岑老爷唱堂会戏吗？干脆，我也去，您再打发个人上云香阁告诉丽梅一声去，您要是能帮忙把丽梅请到花芳院去，事情就好办了。到时候，您来一段儿《武家坡》，我每回一听您的《武家坡》，都让您唱出眼泪来。这回您再一唱，我还得忍不住掉泪，丽梅见了能不动心吗？这不就……”

“少掌柜，咱一言为定，我这就打发人请丽梅姑娘去。”张玉

鸣一招手，叫来一个茶房说，“你上百顺胡同云香阁跑一趟，就说今儿个晚半晌儿我请丽梅姑娘到花芳院听堂会戏，千万别忘了告诉丽梅姑娘，我是请她和祥禄兄妹俩一块儿去！听见没有？祥禄跟我从这儿走，明白了吗？”

“放心吧您呐！我这就去。”茶房嘻嘻笑着从张玉鸣手里接過一把零钱，美得屁颠儿屁颠儿地走了。

其实，今儿个岑林典在花芳院唱堂会戏，他是要给一个十三岁的妓女开怀。

这个苦命的孩子是前几天在天桥二道坛门刑场被杀害的吴世文的女儿，叫吴玉萍。

小闺女生得聪明伶俐，长得也俊，就是皮肤黑了点儿。

几天前，当她听到父亲的死讯后，她和妈妈哭得死去活来，晕倒在地。邻居们把她们母女搀到岑记煤窑账房，不但一分钱的抚恤金没领到，狠心的账房先生还说吴世文生前欠窑上三十七块大洋，逼她们母女立马还账。

天啊！这可真是雪上加霜呀！这还不算，在天桥摆摊儿的豆汁吴又跑到门头沟，和“西山会”的几个领头儿的穷哥们儿商量凑二百块大洋买吴世文和刘辛明全尸的事。

为了让岑磊的副官钱宗文不割吴世文和刘辛明的首级示众，豆汁吴和刘世昌走了各种门路，最后才使钱宗文把领全尸的代价降到二百元。

豆汁吴和刘世昌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能当的东西都当了，总算凑足了一百二十块钱，可还差八十块。

吴世文的妻子吴陈氏一咬牙，到门头沟城子镇的暗门子“二皮脸”家里卖身，想用出卖皮肉的钱领回丈夫的全尸。可她两天接了四十多个客，“二皮脸”才给了她两块钱。

“二皮脸”是钱宗文的姘头，靠钱宗文的势力开暗门子，专

门拉那些被塌方或瓦斯爆炸而死于井下的窑工的妻女卖身。这些妇女为养活家里的老小，一天接几十个客，但她们卖身的钱大部分被“二皮脸”装入腰包。

吴陈氏见连丈夫的全尸都无法保住，一狠心将女儿吴玉萍卖给了牙婆。牙婆嫌小玉萍长得太黑，只肯给一百块钱的身价。

父亲的尸首拉到家中，可怜的小玉萍连哭父亲一声的权利都没有，就被牙婆带到城里，以三百元的身价卖给了花芳院老板杨王氏。

杨王氏多年为娼，颇有一番手段，经她用香粉和胭脂为吴玉萍化妆后，这个虽然皮肤黑但大眼睛、小嘴儿、双眼皮儿的小姑娘立刻变得像小仙女一样美丽。

常跑华芳院儿的岑荣华一见吴玉萍，身子立刻矮了半截儿。

杨王氏却一叉腰对岑荣华说：

“就凭你这穷酸样儿，还想给玉萍开怀？支起你的驴耳朵听着！不拍出三百块钱来，连玉萍的汗毛你也甭想碰一下！老娘做的是生意，拿钱吧！”

岑荣华自然拍不出三百块大洋来，可他自有高招，只见他在杨王氏耳边嘀咕一阵子，杨王氏立刻眉开眼笑，立马让他进吴玉萍的屋子给小玉萍开怀。

可怜的玉萍被岑荣华蹂躏了一夜。

等天亮了，岑荣华心满意足地离开花芳院时，小玉萍连地都下不来了。

岑荣华出了花芳院的大门，十分惬意地掏出一盒烟卷儿点上一支，抽上了。

这盒烟卷儿是岑荣华从玉萍屋里顺手牵羊偷出来的。

三等妓院妓女待客除一壶普通茶叶沏的茶水外，只上一盒下等纸烟。



而崇文门外的黄河楼和天桥四胜庙的三等妓院，连一盒烟都没有，嫖客只好自带。

狠心的杨王氏见岑荣华走了，立刻走进玉萍的屋里，跳着脚吼道：

“小挨刀的！老阳儿都晒屁股沟子啦！还不起炕呀？老娘这儿养婊子，不养少奶奶！麻利儿起来给我接客！”

“我……我下不了地……”玉萍胆怯地指着身下褥子上的污血，欠身吃力地说，“饶了我吧！”

“这有什么呀？女人是血做的，你不就是嫩了点儿吗？我会治你这病，准能让你干干净净地给我接客。来人呀，给我弄两桶凉水来！”

杨王氏一声吩咐，立刻来了两个跟妈。

这跟妈是专门监视妓女的，甭管妓女出条子——到外边陪嫖客吃饭，还是妓女到性病检查所接受检查，她们都跟在妓女身后。

所谓“跟妈”的意思是：不论白天黑夜，不论妓女在院内院外，身边总有个监视者——跟妈。

杨王氏手下有七个跟妈。她们全是妓女出身，但因为生得丑，或岁数大了，接不到客，就成了杨王氏的走狗，帮助杨王氏折磨妓女。

杨王氏的口头语是：“姑娘是摇钱树，不打不落钱！”

被杨王氏叫来的这两个跟妈是专门给妓女“治病”的，而她们的药方只有一个：用凉水浇。

当她俩出现在小玉萍屋里时，每人都提来一大桶凉水。

只见她俩脱鞋上了小玉萍的木床，将小玉萍脱得一丝不挂，然后将她拽到床边上，分开两腿。

杨王氏从玉萍的床下拉出一只大木盆来，放到玉萍的屁股下